

// 岁月静思

天上多了一对眼睛般的星星

■李晓

“直降10度以上，开启‘冷冷+雨雨’霸屏模式。前两天还穿着短袖短裤避暑，今天就已经长袖长裤加身！”这是10月11日，我所在城市媒体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天气新闻导语。

这本是人间大地上川流不息日子中寻常的一天，但对我们家来说，是锥心刺骨的一天——这天晚上9点58分，爸爸在人间84岁的生命定格凝固。我成了一个失去爸爸的中年男人。在人生行走的路途上，有一面庇护我的老墙轰然倒塌，我却没看清腾起的一股烟。一切恍如梦境，我感觉心中出现了一个大窟窿。我慌乱，气喘，茫然。

从医院窗户望出去，夜幕沉沉，没有星星。但我还是想，从此以后，在夜空闪烁的群星中，又多了一对眼睛般的星星望着我。有人说过，逝去的亲人会化作星星，似一双大眼睛，

依然在望着茫茫尘世，望着尘世亲人并赐予明亮的祝福。

爸爸，在璀璨星空中，一定有属于您的一双眼睛。我能够辨认出那星星的光芒，指引着我在人间坚强地行走。

之后，在有星星的夜晚，关于爸爸的几帧记忆底片也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了。

我爸是故乡那个村子里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他1962年毕业于所在城市的师范专科学校。他上学时，靠着从小跟我爷爷学习掌握的篾匠手艺，卖竹编品挣学费。爸爸住的老屋前，有一片高大幽绿的竹林，风吹时，哗哗地响。一棵棵竹，变成了乡间集市上出售的撮箕、筲箕、簸箕。毕业后，爸爸本要被分配到县里中学教书，但在他毕业前夕偶然发生的一件事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爸爸因此成了学校里拾金不昧的榜样。过了不久，学校所在城市的市委机关到学校遴选优秀毕业生，我爸爸因为拾金不昧事迹被选中，成为了市委大院里的一名公务员。

爸爸的工作地点，是一幢处于机关大院深处的小楼，树木葱郁中显出一种幽深沉稳的气场。二楼的楼板呈咖啡色，爸爸在那里还有一间小小的寝室。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事，就是跟爸爸徒步几十公里到城里去，望着爬满了鸟雀的马路电线杆，我的心里也如鸟雀啁啾一样喜悦。在机关大院的小寝室里，我和爸爸抵足而眠在木板床上。早晨起来，机关食堂里有美味的豆浆和油条，这足以让我回到乡村向那些还没进过城的小伙伴们炫耀一番。

爸爸做的是秘书工作，他做了21年办公室秘书和领导个人秘书，其间有多次被提拔机会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爸爸说：“我还是适合写材料。”爸

爸在大会上讲话有点结巴，但他写的材料往往流畅大方，读起来很有气势。中山装上衣兜里总是插着一支钢笔，总是疾风骤雨般地书写，总是目光炯炯的样子——这是我少年时代恒固的父亲形象。爸爸老了以后，我望着他那颤颤巍巍的样子，不免心疼。最近，每当想起他躺在家里老藤椅上打盹流出婴儿哈奶般口水的样子、遭受病痛折磨时无助的样子、最后在病床上呼吸急促直到头一歪咽气的样子，我都怀疑：这到底是不是经历一场时空跨越后的幻觉？

我爸退休前是镇里的正科级干部，工龄整35年。从城里调到镇上工作，是爸爸主动申请的，因为当年我妈还在老家的农田里劳动。爸爸周末回家，和我妈相互帮衬，一起播种粮食、收割庄稼。爸爸一直呵护着妈妈，可能是因为深厚感情的联系，疾病发作前的那天中午，爸爸一直拉着妈妈的手不松开。爸爸午睡半小时后脑梗发作，一直到离世再没能说出一句话来。难怪他咽气后，嘴巴还一直张着。妈妈说：“你们爸爸不愿意麻烦拖累儿女，只住了半个月的医院，就离世了。”

因为家里人口多，养家任务繁重，所以爸爸这一辈子，都在辛辛苦苦攒着钱。每当工资到手后，我爸就吩咐我妈：“快点去取出来存定期，定期利率高一些。”爸爸家里的存折有10多个，直到他离世前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纸张存折。从几百元到上千元，每一张存折都被我爸反反复复摩挲过，有的都起毛边了。尤其是到了80岁后，我爸晚上睡眠少了，常常深夜起床叫醒我妈：“快去把存折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我总觉得数字不对。”然后他便像老会计一样，边嘀咕边拨拉着心中算

盘认认真真核算。爸爸攒的那些钱，都是给儿孙们攒的。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省，舍不得消费或者下馆子。每次我拖着爸妈到外面吃上一顿饭，爸爸就盘算着那顿饭钱要是用在家里可以吃上多少顿；把馆子里打包回去的剩饭菜一直吃到快发馊也舍不得扔掉。

爸爸80岁那年，与我妈半夜商量后，决定把那点存款全部移交给我，还把存折密码写在纸条上交给我。爸说：“你奶奶老后患上了老年痴呆，我也担心得那病，不如趁早把这些都给你才放心。”不过几天后，爸爸打来电话说，他又把密码修改了，理由是：他天天看报纸，觉得自己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要再替我们保管上一段时间。他一直活得小心翼翼。爸爸82岁那年，再次果断作出决定，把那点存款全部取出交给我。这一次是真的了。我摸着那些钱，仿佛感受到了爸妈的体温。

爸爸突发疾病的前一天下午，他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，醒来后问我妈：“存折里还剩下多少钱？”我妈回答说：“9000多元。”我爸说：“赶紧，赶紧！快去把这钱取出来给儿子！”我妈迅速照办。

当天我拿到那钱时，爸望着我说了一句话：“要是我今后走了，你要照顾好你妈。”那是爸爸对我最后的嘱托。爸爸，肯定的。

爸在40岁前后，头发就几乎白了一大半。我哥19岁那年去世后，如遭雷击的爸爸一夜间头发全白。

望着爸爸满头霜发如蚕丝，我想，爸爸的一辈子，可不就像奋力吐丝到尽头的老蚕么？

爸爸，从此以后，天上多了一点星光，您的深情凝视，我在大地上能够接收、保存，直到永远。

惊鸿



策马奔腾

李海波摄

// 闲思随笔

正在幸福

■赵自力

上个月请了年休假，我利用难得的机会去看了两个朋友。

勇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在县城教书，后来到一所农村学校支教。我到学校时，勇正在批改作业。他和我热情地拥抱，显得非常高兴。办公室尽管简陋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办公桌上除了一摞作业本，还有一些书籍。写字板下面压着的条幅格外显眼，上面写着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”几个遒

劲有力的颜体字。

“还习惯吧？”我笑着问。“是呀，早就习惯了。”勇说，“这里的孩子非常听话，也很努力。我想尽我所能知道的都教给他们。”“有什么打算吗？”“有呀，明年就满一年了，我想再续签几年，因为我已经爱上这里了。”我以为勇会说打算什么时候回城里，他的回答的确让我感到意外。勇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这里太需要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了。学校教学设备都配齐了，就是年轻教师太少。”我还在琢磨勇的话时，他要去上课了，让我在办公室等他。我随手翻开作文本，看到上面满满的都是红色批注，每一篇都批改得十分详细。桌上有个玻璃瓶，里面装满了幸运星，我想应该是学生们送给勇的。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角，有很多课外读物，大部分来自勇的藏书，那上面还有他的笔记。我倚在门口，听着勇抑扬顿挫的讲课声，以及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，我知道，勇把梦种在了这里。临走时，勇和他的学生们一起送我。望着后视镜里越

来越远的他们，我感到眼眶湿润的。

几天后，我看望了老夏。老夏是我以前的帮扶对象，后来工作调动了，有新的干部去帮扶他。但我和老夏很投缘，经常微信联系。到老夏家时，他非常高兴，茶还没喝完，就拉着我去看他的苕洞。洞就在屋后的石壁上，洞口不大，刚好能容一个人弯腰进去，里面已经放了好几袋红苕。“孩子们过年回家，都想吃老家的红苕，所以今年就凿了个山洞，想吃只管拿就是。”老夏说起来眉飞

色舞，“村里的乡亲们也把苕送来贮存，就是想给孩子们留口新鲜苕。”老夏自脱贫后，靠篾匠的手艺把日子越过越好。村里群众环保意识提高了，纷纷来老夏家定做各种竹器，听说老夏的竹编农具都卖到网上去了。老夏乐呵呵的，我知道，老夏的幸福日子来临了。

回家后，我把“愿你幸福”的短信发给勇和老夏，没想到他们都回复我“已经在幸福了”。是的，我们赶上了好时代，我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，我们正在幸福。